

想做物理学家的经济学家向松祚

□ 本报记者 孙源泽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忘年之交。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眼中一生所见过的3个读书最多的人之一。

他曾在商海中搏击，创业做公司董事长和CEO，身价过亿。他也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深耕多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

他曾长期担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权威专家之一，但是他却说自己最想做的是一名物理学家。

9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做客济南，带来了一场关于“后疫情时期”民营经济如何前行的演讲。在活动间隙，大众日报记者对向松祚进行了专访。

因《彭德怀自述》中的一句话 转行研究经济

湖北秭归地处三峡工程大坝首座，是古代大诗人屈原的故乡。1965年向松祚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偏远贫穷的山村。

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同村里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的向松祚并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每天所想的就是怎样才能填饱肚子，父亲甚至有几次想让向松祚放弃读书，回家帮忙干农活。

“我当时觉得干农活太苦了，读书更轻松一些。结果就稀里糊涂，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向松祚说，上了高中以后他才听说有考大学这回事。

上大学就能在城里工作，不用再回农村务农还有工资，这吸引了向松祚。但是备考的第一年报考志愿出了差错，向松祚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在老师的劝说下向松祚选择了复读，第二年被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录取。

“我其实很喜欢当时所选择的专业，特别是老师教授的物理学，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向松祚说，他认为物理学和数学一样都属于基础学科，虽然学起来很苦，出成果相对慢一些，但却是科学的根。

“如果后来我没有学习经济，我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不错的物理学者。”向松祚说。



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促使青年向松祚从工科转行经济学的契机始于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在那个夏天，年轻的向松祚阅读了一本《彭德怀自述》，使他认识到了经济学的重要性。

“这个自述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彭德怀元帅在书中说自己戎马倥偬一生，军事政治方面大体算是懂一些，可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自己怎么也没有弄懂，是他的终生遗憾，这对我震动极大。”向松祚说从那时开始，自己开始静下心来阅读经济学著作，研究经济学问题。

1988年，向松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现为人大商学院），就此开启了自己的经济学生涯。

好奇心促使写了一封信 结缘张五常

1988年，著名经济学家、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教授所著的《卖桔者言》在

内地发行。书中收录33篇短文，用生动感人的故事表述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上曾经发生或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产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当代的进展情况，吸引了当时的大批年轻人争相阅读。

向松祚就是其中的年轻人之一。“《卖桔者言》对我和我们那个年代学经济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把开启新思想世界大门的钥匙。我当时阅读后就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向松祚说。

在反复拜读之后，向松祚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张五常教授写了一封信寄到香港大学，表达仰慕之情。没想到，张五常把自己的全部中文著作亲笔签名寄给了他，让向松祚大喜过望。

“您现在看自己当时的行为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么？石沉大海怎么办？”

“我觉得不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心，见到好的文章好的观点就忍不住想去和作者交流，其他的不会去顾忌太多。”向松祚说，这封信促使他与张五常成为了相交

多年的好朋友，也直接促使他系统研究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合约经济分析或新制度经济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时向松祚将博士论文以产权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在从欧美学成归来之后向松祚还专门撰写了解释张五常经济学思想的专著《张五常经济学》《五常思想》等。

后来，张五常对向松祚写了一个书面的评价：向松祚是我一生所见过的三个读书最多的人之一。

放弃稳定生活 成为蒙代尔最优秀学生之一

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向松祚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在普通人看来，那时的他，名校博士，拥有体面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应该过起安稳的日子，但是向松祚的内心却并不甘于这种生活，总想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就波及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大幅下跌，一时间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

金融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利率、汇率的变动机制是什么？……

这些疑问当时每天就在向松祚的脑子里不停地浮现。

这时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向他伸出了手，向松祚立刻辞去工作，来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主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这一方向。

一年后他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硕士项目，获得世界银行奖学金资助，也就是在这里向松祚结识了国际货币理论和现代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奠基人、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

那时候的蒙代尔早就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大师，在他的课堂上，许多学生都慕名而来，向松祚也是忠实听众之一。“蒙代尔来过中国，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心，时常问我们国内的情况。”向松祚说很快他与蒙代尔就发展成了亦师亦友关系。后来蒙代尔来中国时，曾公开评

价向松祚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蒙代尔的点拨和启发，帮助向松祚深刻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和内在规律。同张五常和蒙代尔的交往也让向松祚误打误撞，接触并深入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主流——以蒙代尔为代表的货币理论和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价格理论。

“我对两大思想源流的文献下过很大工夫，知道其精华何在，慢慢也知道其内在的不足。”向松祚说。

2014年12月份，经过长期的梳理，向松祚的《新资本论》出版，整本书从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我希望提供一个观察人类经济和金融体系新视角。”向松祚说。

经济学是一门人学 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哲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向松祚渐渐意识到西方经济思想在其最根源处有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年过天命，向松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

“中国传统思想里最好的，我认为是儒家心学的传承。”向松祚认为儒学的精髓就是挺立价值主体，发掘价值之源，开启人的无限创造性，这也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伟大之处。

“研究儒学应该成为一股潮流，就像近几年很多人将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套用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里一样。”向松祚看来，经济学是一门人学，首先要深入思考人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经济思想的浅薄或缺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但我会坚持下去。”向松祚说。

“您研究了这么多东西，担任了这么多职务，身上也多了许多的标签，这其中哪一个是您最在意的？”

“我不希望大家给我贴上各种没有意义的标签，它只是一个阶段的体现而已，我只是喜欢什么就去做了什么。”向松祚说。

秋英是盏“小橘灯”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9月17日一早，我们来到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采访在这里工作的司秋英。她是秋英爱心义工团的发起人，听了她的故事，我们想到了冰心笔下的《小橘灯》。时过境迁，但难免还有生活暂时窘迫却一直渴望美好的人群，而“秋英”就是“小橘灯”。

“妈妈，我想你了”

第一个故事，司秋英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带记者去看她“女儿”青青。去之前，她特意绕到嘉祥县城的服装店，为青青和她弟弟各挑了3身衣服。“妈妈！”当地一家手套厂嘈杂的缝纫车间里，埋头做工的青青抬头看见司秋英，惊喜地跑过来投进她的怀抱：“妈妈，我想你了。”司秋英边抚摸孩子的头，边了解她的工作情况。听说青青在厂里当上了质检员，就连连夸奖：“我女儿最棒了，你是妈妈的骄傲！”临走前，司秋英嘱托厂领导：“我这个孩子老实，麻烦你们平时多照顾着点。”青青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返回的路上，司秋英告诉记者，她和青青是4年前认识的。2016年底，她作为包村干部到曺里镇曹庄村走访。一个破旧的院落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接待了她，一边聊天一边听到屋里有人“咯噔——咯噔——”的声音。循声进屋，一个头发黏到一块、灰头土脸、满手冻疮的瘦弱小姑娘躲在阴冷的角落里，见有陌生人来，赶紧躲进了被窝。孩子的奶奶边掉泪边说，孩子叫青青，已经18岁了，她妈5年前因自闭症去世，留下她也有这个毛病，常年不出门，见生人就跑。“我确定孩子眼神中不只有害怕，还潜藏着一种渴望。当时心疼极了，一心想救孩子，当场决定认她做干女儿。”司秋英回忆。她平复了一下心情，哄着青青去县城吃了饭，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孩子的精神放松了许多。

“不能让她老待在家里，得给她找个活儿干。”那天以后，司秋英满脑子都是青青，可把身边的资源想了一遍，还是找不到一个放心的地方。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后台化妆的小姑娘们和她有说有笑，活泼开朗，她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让青青和她们一起学技术，兴许能改变她的性格。”想到这里，她带着化了一半的妆就去找化妆老师，当即交了1000元押金和生活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心的，每天接送青青上下班，她没时间就让同事帮忙。有一天，化妆老师实在受不了了，就对司秋英说：“姐，这是你女儿吗？什么话也不说，叫她不光不吭声，还越叫越退后。”最后，司秋英说出了青青的身世，化妆老师才同意继续留下。

司秋英对青青的用心和对亲生女儿一样。孩子驼背，她就逼着她站墙根，练习挺直身板；不会用手机，她就买来手机手把手教；不会



9月28日，司秋英（右二）带领义工团成员慰问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曺里镇困难群众。



9月17日，司秋英在为救助的干女儿挑选衣服。

骑自行车，她就每天下班后扶着后座教她骑，青青坐到鞍座不知道蹬脚，急得她直掉泪……就这样，她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还要照顾着青青，经常忙得吃不上饭。同事们不忍心，就多次劝她：“咱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总不能把自己累垮了吧。”司秋英不同意：“咱一放手，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坚持终于有了收获。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司秋英在单位连续加了3天班，就在她疲惫不堪时，手机上突然冒出一条信息，“妈妈，我想你了”。她一看是青青，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同事问她怎么了，她举着手机兴奋地喊了起

来：“你们看，青青叫我妈妈了，青青叫我妈妈了！”如今青青已经是一位22岁的大姑娘了，变得越来越阳光、自信。司秋英后来把她介绍进了现在的企业，一有空就带着东西去看她。在秋英妈妈的关爱下，青青表现越来越好，现在凭自己的本事每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

从一个人到7000人

地方艺术团把青青的故事编成河南坠子在民间传唱，司秋英的事迹很快在当地传开了。2017年，司秋英先后被评为济宁好人、山东

好人和中国好人。与此同时，有很多人给她打电话求助，让她帮忙救救他们的孩子。“我见不得别人求助，帮不了人比求人还难受。”司秋英说，她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以身边的公职人员为基础发起一家公益组织，帮助更多特殊困难人群渡过难关。

2017年11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她的名字注册成立了“济宁慈善中国好人秋英爱心义工团”，不到3年就发展到7000人。他们中间有机关公职人员、企业老板、教师、文艺工作者等，几乎涵盖各行各业。

为了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她把数千人的队伍按照各自特长，分成了法律援助、助学送教、书画联谊等56个分团，象征“56个民族是一家”。“只要找到我们，再困难我们都帮”“人人先处理好自家的事，再来做公益帮别人”，义工团成立之初，司秋英就立了两条“规矩”，让大家做公益没有后顾之忧。很多成员发动全家和困难家庭结对帮扶，既做了公益，又教育孩子。“做志愿服务是有‘瘾’的，每当看到受助者激动得热泪汪汪，内心既感动又充满成就感。这种付出和收获的关系直来直去，不绕一点弯。”司秋英告诉记者，义工团成立以来，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700余次，募捐财物2300多万元，帮扶困难群众3.3万人，受益群众超过10万人。

去年以来，义工团制订了一个“阳光少年”计划，专门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并确定了首批50位品学兼优的孩子进行结对帮扶。11岁的阳阳就是一位“阳光少年”，也是司秋英认的第二个女儿。

2019年的春节临近，司秋英和同行的志愿者来到一家农户慰问。从满院的垃圾中扒开一条路来到屋里，一个小姑娘闻声向他们迎过来，走了没几步，“扑通”就掉进了垃圾堆里，大家赶紧把孩子拉了出来：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尽管脸上脏兮兮的，却一直冲着叔叔阿姨们笑，她就是阳阳。垃圾堆旁放着一盆油乎乎的东西，阳阳说，这是她从猪肉摊旁捡来的杂碎，把它熬成油做饭吃。阳阳的姥姥告诉大家，孩子没出生爸爸就失踪了，她妈妈也因此精神受了刺激，阳阳从小跟着她，俩人靠捡垃圾维持生计。

“这么好的孩子，我不能让她生活在垃圾窝里。”她一边找人清理垃圾，一边带着阳阳去洗澡。晚上她把阳阳带回自己家，陪着她睡觉。第二天，懂事的阳阳告诉司秋英妈妈，虽然她很想在这舒服的家里生活，可是她还是想回去，不能丢下姥姥不管。司秋英被孩子的心感动得落泪，满心怜爱却还是尊重了她的想法。于是司秋英就买了被子、衣服、米面等一车生活用品，又把孩子送回了家。得知她的梦想是和小朋友们一块玩，她就组织志愿者们带着自己的孩子跟她交朋友。司秋英最担心孩子的学习，一有时间就去为她疏导心理、辅导作业，阳阳的成绩前进了几名。

“剩下的鸡俺不卖了”

（文中青青、阳阳均为化名）